



含淚的微笑

陳恒嘉

介紹潘人木的「哀樂小天地」
純文學七十年四月初版／二九〇頁／八十元

對於小說，我是一往情深的，不但奢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為小說家，而且，平日涉獵書籍，總以小說為多。

然而，由於沒有過人的精力，而且資質魯鈍，自從執編「書評書目」以來，看書成為痛苦的「工作」——我相信任何有趣的事情一成為「工作」都會變成十分痛苦，希望能夠從中逃離——本來自分也是十分「風雅」的愛書人，如今，由於無暇細細品味一本書，工作又非得多少懂得各種出版物不可，遂逐漸成為「看書皮的人」——看看目錄、瀏覽／序言、翻翻書中片斷，算是「看」了一本書了——這就是一個執編「書評書目」的工作者的讀書生活。

不過，也不全然都只讀了書皮。倒是無意中，養成了一種癖性——讓書讀我——看看目錄、瀏覽／序言、翻翻書中片斷，常常，就有一本書把我吸引了，於是從頭開始，我逐漸蛻變，成為一條蛀蟲，一寸一寸蛀入書的世界中去了！而由於我對小說的專情，又由於我自分相當冷酷，

潛意識裏總在追尋至情至性的純粹，以增益自己的溫柔和敦厚，這一些使我蛻成書蟲的，自然就以小說爲多了。因爲有了這種經驗，我看一篇小說或看一本書的好壞，首先就看它能不能隨時、隨處、迅速地吸引我。我曾經很責怪自己的這種偏差，可是看到有人竟以行文的怪誕來考驗吾人對現代小說的信心時，我寧願就此固執下去。

我之所以自分生性冷酷，乃是自忖極難受到小說作品的感動，直到如今，把我讀了的書固然已經無法勝數，但是屈指算來，真正被感動而竟至熱淚盈眶，甚或嚎啕大哭的不過黃春明的「兒子的大玩偶」、黃駿的「父親的信」以及潘人木的「計」等三數篇而已。

潘人木女士的「計」，我記得是在「純文學」月刊上讀到的，當我讀到該文時，立即爲潘女士的溫婉乾爽、親切有緻的文字魅力所魅住，然後隨着該文一路好奇地、興味十足地讀下去，發現女兒原來是爸爸的反間計，用激將法把一生中難得吵一次嘴、爲芝廬不如的小事情吵了那麼一架竟激烈得離家出走的媽媽「騙」回來，當時真是和被擺了一道的媽媽一樣，爲女兒的孝心和鬼靈精，感動得熱淚盈眶——可是一方面又忍不住在嘴角浮起一抹微笑，欣慰於一對老夫老妻的溶溶溫愛，也真正體味到含着淚微笑的溫馨和受用。

「純文學」月刊後來停掉了，我也未在別處再拜讀到潘女士的其他作品，但總是十分懷念那一「計」，彷彿就着了潘女士的道兒一樣。

前月，我在純文學出版社的新書廣告上，發現到潘女士的這本「哀樂小天地」小說集，內邊即收有這一「計」，單爲了買這三十六之外的一「計」，我覺得八十元也值得，而且，我對這一「計」的信心，使我迫不及待要再讀讀潘女士的其他作品，要窺窺潘女士的小天地中的哀樂，不料在這本書中的第六篇小說「老冠軍」（九十三頁）又復把我感動得「老淚縱橫」，我於是更加確信，至情至性果然是人間無可敵擋的力量！

全書共選短篇小說十七篇，依據潘女士在後記——筆的兩端——中的說明，是作者「從民國四十二年到五十六年間的作品」，作品背景包括新疆到臺灣。天地不能算小，但是因為寫的多是家庭生活中的哀樂，遂的確是哀樂的小天地了。

潘女士的作品，最足稱道的地方就是「真摯」和「質白」，你可以感覺她的小說從取材、感情到文字都是寫出來的，而非「做」出來的。看似沒什麼技巧，却又感到腴瘦適度、頭尾俱足，娓娓道來，是那般自如。她從未企圖在作品中裝載什麼，但是你會感到豐盛、颯足，平凡之中，自有機括在焉。我們很高興潘女士在停止小說寫作二十多年之後，終於把她的「掃帚」亮出來，薑是老的辣，潘女士的作品雖然不是辣味，但是薑是老薑，風寒的時候，熬點薑茶喝喝是很驅邪的。我們更滿懷興奮，因為潘女士許下了諾言，在她主持的「中華兒童百科全書」的編輯出版工作告一段落後，要繼續執筆，「重作馮婦」，為我們再寫小說，且讓我們熱切期待，看看潘女士的下一「計」是什麼。在下一「計」尚未使出前，仿前期之例，我們且先一窺這一「計」的高妙！

計

媽媽：

您走以後，我非常想念您。本來，咱們家裏才五口人，我還嫌太多，因為不論我做甚麼，都有人管我，干涉我。不是說話聲音太大啦，就是把地板弄髒了。所以您走的那天，我對自己說：「五減一，還有四，不要想她，不要想她！」可是媽媽，我越是這樣說，越是想得厲害。您不在家，家裏就跟空了一樣。晚上開了燈，還覺得到處黑洞洞的。白天，站在院子裏，看棕櫚樹被風

吹得搖搖擺擺的，好像您就在樹葉後面，和我藏貓兒。我總要盯盯地看好半天，有時候，眼睛都看痠了。

您走的時候，曾經偷偷告訴我，說這次您賭氣離家，並不是要丟下我們兄妹三人不管，而是要「修理」爸爸。請問爸爸究竟犯了什麼錯兒，您想怎樣修理他呢？希望您趕快告訴我，我一定幫着您修理他。說實話，我老早就想修理他了。我會依照您的指示去做。

快開學了，我聽了您的話，不再看電影，租小說了。

來信請寄同學王國光家裏，他的地址您是知道的。

敬祝

安好

小蓉



小蓉：

現在我簡簡單單的告訴你，我爲甚麼離家，和怎麼「修理」你爸爸。

你常常去林伯伯家，當然看見過林伯伯怎樣對待林伯母咯。林伯母只要輕輕咳嗽一聲，林伯伯馬上就神色慌張，大難臨頭的樣子，吵着要去請肺科名醫。你也常常去李叔叔家，看見過李叔叔逼着李嬌嬌吃藥的情形咯，一會兒白藥丸，一會兒紅藥丸的。人家這才叫夫妻呀！可是，我和你爸爸結婚二十多年，他就沒對我表示過半點兒關心。他所關心的只是公務。頭天晚上十點鐘一睡覺，就恨不得第二天八點鐘快來到，好去上班。從沒有像別人那樣，千方百計的讓太太住得好，吃得好，穿得好。我看一隻母牛做他的太太，也就湊合了，何必要我這個師範畢業生呢？

我從來不敢在裝飾打扮上花錢。前天我偶爾照照鏡子，看見白頭髮太多了，就隨便說說：「

該去染染頭髮啦！」要是你林伯母說這麼一句話，林伯伯早去門口喊計程車了，可是你爸爸怎麼說？他說：「染頭髮？浪費！不必要！你的頭髮全白了也沒關係！」小蓉！大概我變成一隻北極熊，他才稱心滿意吧！我們就是這樣吵起來的。因為你爸爸如此無情無意，所以我要修理他。

至於怎樣修理他，很簡單。別告訴他我住在新竹，讓他著着急，吃吃苦頭，然後不得不放下工作，到處找我，親自來接我，看看究竟公務重要還是我重要！

回信要把你爸爸這兩天的情況分條說明。他把我氣走了，有後悔的表示沒有？我不在家，吃的用的，亂七八糟，他想我沒有？注意看他，是否背地裏哭過了。昨天，我設身處地替他想了一下，假裝我是他，我有數不盡對不起太太的地方，這樣想着想着我竟哭出聲音來了。

盼望他趕快良心發現，把我接回去，我也非常想念你們。祝你健康。

媽媽

又：我看你越來越沒教養了，怎麼敢說修理爸爸的話，爸爸哪樣不好？有什麼對不起你們的地方？要是你能多用思想，比較比較，就知道你們的爸爸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了。至於他是好丈夫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與你們無關。

□

媽媽：

現在向您報告：

一、您走以後，爸每天還照樣在院子裏做深呼吸，晚上睡覺，身子斜躺著，把您的位置都佔了。看樣子他一點也不後悔。

二、爸這幾天老是加班，老是加班。

三、吃的用的，倒也不發生問題，所以他沒想您。我們總吃很奇怪的菜。爸有辦法使飯菜適合我們各人的口味。每天他問哥哥愛吃什麼，姐姐愛吃什麼，我愛吃什麼，誰也不許說價錢貴的菜，然後把這三樣東西，混在鍋裏一煮，煮好了就得意的說：「菜好了，吃飯吧。」昨晚上的大鍋菜裏是一斤魚，一斤洋山芋，一斤黃豆芽。味道很特別。

四、以後我的功課不好，您可別怪我。因為爸爸一有空，就要和我們下棋，「來一盤吧！」他說。有時還說：「不管輸贏，我給你們一人一塊錢，來一盤吧！」

報告完畢，敬祝

安好。

小蓉

又：還有兩條我忘記寫了，就是：

一、我說修理爸爸，當然太不應該，但是我也有理由，下一封信告訴您。

二、他背地裏是不是哭過了，正在調查之中。

□

小蓉：

你爸爸對我這樣漠不關心，我是早就料到了。他既然不提我，不念我，我們祇好用些小小的計策，試一試，看他結婚以前那種靈性，還剩下一點沒有。

我們第一步，先用旁敲側擊法。你買一張小廣告最多的報紙，指着那些尋人廣告對爸爸說：「爸，媽走了好幾天了，不知道在什麼地方，您爲甚麼不登這樣一個廣告找媽媽呢？」看他怎麼說，我們再做第二步的計劃。祝快樂。

媽媽